

小學書

(貳)

小學卷四

內篇

稽古第四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其言曰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撫往行去聲實前言述此篇使讀者有所興起

太任

平聲下同

文王之母摯任氏之中

仲

女也主季

娶以爲妃太任之性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其

娠文王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

傲

言。生文王而明聖。太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卒爲周宗。君子謂太任爲能胎教。

孟軻之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爲墓間之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其嬉戲爲賈。

古

街

孟母曰。此非所以居

子也。乃徙舍學宮之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居之。孟子幼時。問東家殺豬何爲。母曰。欲啖。

淡

汝。旣而悔曰。

吾聞古有胎教。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

乃買豬肉以食。似之。既長。上聲。就學。遂成大儒。

孔子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

孔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平聲。

右立教

虞舜父頑母嚚

銀

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

姦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

平聲下同

泣于旻天何爲其

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我竭力耕田共

供

爲子

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帝使其子

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

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

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天下之士悅之

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

如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

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爲天子而

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

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人少去聲則慕父母知好

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

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

於大舜見之矣。

揚子曰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不可得而

久者事親之謂也孝子愛曰。

文王之爲世子朝

潮

於王季曰三雞初鳴而衣

去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

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

及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

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

初食

似下同

上必在視寒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

膳宰曰未有原應曰諾然後退

未有原謂所食之餘不可再進

也。

文王有疾武王不說

脫

冠帶而養

去聲

文王一飯

上聲下同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

孔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淮南子曰周公之事文王也行無專制事無由

己身若不勝

平聲下同

衣言若不出口有奉

捧

持於

文王洞洞屬屬

並音竹

如將不勝如恐失之可謂

能子矣

孟子曰曾子養

去聲下同

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

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

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

無

矣將以復

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

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

言

老萊子孝奉二親行年七十作嬰兒戲身著五

色斑斕之衣嘗取水上堂詐跌仆

付

臥地爲小

兒啼弄雛於親側欲親之喜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

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抽矣數月不出猶有憂

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善如爾之

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

地之所養惟人爲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

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

君子頃跽同苦委切步而不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

道予是以有憂色也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

故道而不徑舟而不遊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
行殆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
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
矣

頃一舉足三尺再舉足爲步六尺

伯俞有過其母笞之泣其母曰他日笞子未嘗
泣今泣何也對曰俞得罪笞常痛今母之力不
能使痛是以泣故曰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
現下於色深受其罪使可哀憐上也父母怒之
同不作於意不見於色其次也父母怒之作於意

見於色下也。

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
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
見夫子居庭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

說

悅下

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

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
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說此
三者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
少連犬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

懈

期後

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

高子皋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

現

齒

君子以爲難。

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旣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旣葬慨然不及其反而息。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父子

箕子者紂親戚也。紂始爲象箸。箕子歎曰。彼爲象箸。必爲玉杯。爲玉杯。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興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紂爲淫泆。箕子諫。紂不聽而囚之。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爲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

自說。

悅

於民。吾不忍爲也。乃被髮佯狂而爲奴。

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

去聲

王子

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而爲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

言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王子比干。刳視其心。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子三諫而不聽。則隨而號平聲之。人臣三諫而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於是遂行。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採薇而食之。遂餓而死。

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鱗鱗至闕而止過

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爲誰夫人曰此蘧

瞿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

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爲去聲

同昭昭信仲節不爲冥冥情行去聲蘧伯玉衛之

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

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視之果伯玉也

趙襄子殺智伯漆其頭以爲飲器智伯之臣豫

讓欲爲之報讐乃詐爲刑人挾匕首入襄子宮

中塗廁左右欲殺之。襄子曰：「智伯死無後而此人欲爲報讐，真義士也。吾謹避之耳。」讓又漆身爲癩，吞炭爲啞，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其友識之，爲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趙孟，必得近幸；子乃爲所欲爲，顧不易邪？何乃自苦如此？」讓曰：「委質爲臣而求殺之，是二心也。吾所以爲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而懷二心者也。」後又伏於橋下，欲殺襄子。襄子殺之。

王孫賈事齊閔王。王出走，賈失王之處。其母曰：